

郑州晚报

商战 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郑策觉得蓝妙儿一定是疯了

请问,这是蓝妙儿的家吗?门霍然洞开,开门的女人脸上有妙儿的影子,可是不过三十几岁。我是妙儿的妈妈蓝花花,妙儿跟我姓。我17岁生她,那時候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。妙儿妈妈微笑着说这一切。

郑策坐立不安。妙儿已经回去了。他们在空中擦肩而过。妙儿妈妈留他吃饭他无法拒绝。妙儿妈妈笑容恍惚。如果你不来,一过年我那些男人们都乖乖在家陪老婆孩子,电话都不打一个。郑策知道没听错,她说,我的男人们。送郑策出门,妙儿妈妈很清醒,离开妙儿,她是带着邪恶来世的,别让她毁了你。

郑策等了妙儿一天。她想在他面前装得很平静,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?郑策问。我留了字条你没有看到吗?我问你又去哪儿了?妙儿的脸色暗淡下来。她走进卫生间。郑策跟过去。我见过你妈妈了,你妈妈说让我离开你,她说你是带着邪恶来世的,还说你会毁了我。

妙儿转过头,她说得对。她没有告诉你吗?有个男人强奸幼女被判十二年。这个男人,我叫了十二年爸爸。那个幼女,就是我。郑策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。她说的是一个可怕的事实。

其实他是被冤枉的,那女人害他坐牢。他没有强奸幼女,我愿意。只是我小,没人听我的话。他在边城服刑十二年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边城。险恶的用心必须用美好的事物来包装。对不起。这次回去我已经办好一切手续。我们不再回北京,我们将开始新的生活。

为什么?郑策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。

妙儿的脸纯洁而生动,我永远忘不了第一个给我梳头发,教我下跳棋的男人,生病抱我上医院,雷雨天哄我睡觉,他是天底下最放荡的男人。我爱他,十二岁起我就爱上他了。

你变态!你这是乱伦你知道吗?!郑策觉得蓝妙儿一定是疯了。

我没有。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那个女人没告诉你吗?妙儿看着郑策。她说我是带着邪恶来世的,其实她才是。她根本就不是人,是人就比她干净。如果我有真正的妈妈,一个像许言妈妈那样的好妈妈,妙儿微笑的脸上滑下大大一颗泪,我,我们,都不会是今天这样子。

郑策变了。最先觉得不对劲的是许言。一个约束惯的人猛一下放开让人怵。一次喝酒,郑策搂着许言,我都不知道现在该相信什么,坚持什么,追求什么?钱财太俗,声名太假,精神太虚,感官太贱。可不俗不假不虚不贱的是什么?我不知道,不知道……许言一厢情愿地以为,一个人既伤于爱情能搭救他的只有爱情。对郑策来说,绝望是新希望的开始。他对工作投注了空前的热情。许言现在倒轻松。程英想增加人手,她选定的人叫陈小东,她丈夫。都知道程英已婚,没人见过她丈夫,所有人都被吓着了。她老公帅,而且年轻。

因这事儿,惠珊一度也有改变。程英小心翼翼。许言开始接到惠珊探查公司现状的电话。许言很客观,程英和他关系一度趋缓。可程英毕竟是程英。不出俩月一切恢复。开始程英对陈小东的安排还算合理,让他跑业务熟悉市场。接下来她带陈小东接触商业。一些工作从许言那里转过去。程英说得好听,许经理,现在业务已经上正轨,您歇歇。许言被彻底架空。可他只能接受现实。和郑策一起心里会好受一些,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同情和安慰别人。

许言谈了第一个女朋友。朱静对许言一见钟情。到省医药报到那天,注意到许言的不只总经理单从民一个人。只可惜,因为被指定去机场接人,许言的命运就此改变。朱静哭了一场。她没跟许言搭一句话他就匆匆地消失。可命运的安排出人意料。医药站分房,许言爸爸自认公允也没少挨骂,有个职工觉得自己亏,酒壮英雄胆,拎榔头把许言经理头上敲出个窟窿。这家伙吓跑了,许经理捂着头准备去医院,碰上了朱静。朱静立刻扶住打车奔医院。医院就在马路对过,可这举动让许言心里一热。许言和妈妈赶来,朱静正削着苹果陪许言爸爸聊天儿。许言一下子就被打动。幸亏这场恋爱,许言那段生活充实而幸福。朱静不漂亮但耐看,大辫子显得奇货可居。许言请她吃饭去酒店餐厅,她说干吗浪费?许言觉得这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女孩儿。许言带她见同学,有让大家看看的意思。朱静落落大方,让那帮哥们简直惊为天人。以后每个周末许言都带朱静回家,他脸上常挂着幸福的笑容。一段时间后,许言妈妈觉得这姑娘有什么地方不让人喜欢。许言爸爸对朱静一百二十分满意,就说,孩子的事儿咱们少插手。许言妈妈这话终于忍不住跟儿子说了,许言愣了一下,他心里也有这种感觉。朱静说她是专业学美容的,想自己开店。开一间最小的店也要六万块。六万块钱不多,但许言不喜欢她这种方式。那以后,许言刻意疏淡些,他要拉开距离好好看看她。



打工一族

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,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。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,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。然而,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,不知不觉走向堕落,迷失了自我。该书以梁慧云、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,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,以浓郁的生活气息,丰厚的文化底蕴,娓娓道来的笔调,反映了她们与生活、命运抗争的轨迹……

梁慧云辍学后立即离开家来到河滨市

班主任李老师找到梁慧云:“你这几天是不是在学习以外有什么事?”

“没有啊。”梁慧云想了想,想不起来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老师和同学的事。再说,上了高中,已经不是小女孩了,更不会违反课堂纪律。

“不对吧,我也不跟你绕弯了,铁证如山,你还有什么话说?”李老师说着把一张纸条放在梁慧云面前。

梁慧云看了一眼纸条,只见上面写着:慧云:

今天下晚自习在操场南边等我,我有话对你说。南杰

梁慧云并不惊慌,因为她从来没见过这张纸条,她对南杰的印象也一般,与他更没有过多的交往。

“李老师,我没有见过这个纸条。”“从你桌斗里掉出来的你还嘴硬,还是好好说吧,认识到错误就行了。”“我真的不知道,李老师。”

然而,李老师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梁慧云的话,接着就吵了起来,梁慧云一气之下跑回了家。本来并没有打算退学,可到了家里父母也吵她,说她不争气,小小年纪就谈恋爱,不好好学习,最后说不想上学就算了,别到学校去丢人了。梁慧云一听就急了,说:“不上就不上,你们不是早就想让我上了嘛,我走,我离你们远点,不烦你们还不行?”

就这样,梁慧云拿着身上仅有的50多元钱离开了家,来到河滨市这座拥有230多万人口的省会城市,找初中时的一个同学程晓雪。

想到这里,梁慧云已是泪流满面。她抹了一把眼泪,穿上睡衣,开始洗漱化妆。她站起来的时候,个子显得特别高

挑,宽松的睡衣也遮不住这个青春少女的丰满。只有半年,城市就把她从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窈窕丰满的大姑娘。现在,谁见了也不相信她是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。

梁慧云刚化完妆,手机就响了,一看是他,故意等了一会儿才接电话。

“喂,谁——呀?”梁慧云把声音拖得长长的,有点嗲声嗲气。

“起来了没?我刚忙完。”电话那头知道她在故意问,也不回答是谁,直接说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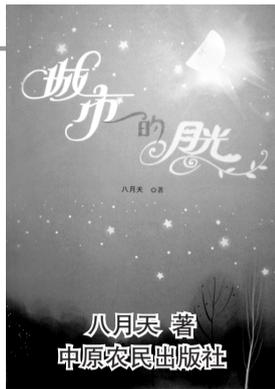
“都几点了我还不起来,说,想我了没?”

“别闹了,我在办公室。你今天搬不搬家?你要搬了我下午安排一家搬家公司。”

“我那点东西还用得着找搬家公司?你先忙吧,我一会儿过去收拾一下,你下班路过那儿拉回来就行了。岩哥,我爱你!”梁慧云说着就在话筒上亲了一口。

电话那头被梁慧云称作岩哥的那个人叫杨子岩。他有自己的公司,有自己的车,当然,也有住房和家庭。对这些,梁慧云都一清二楚,但现在她什么都不在乎了。

一个人要改变,自己都感到吃惊。当梁慧云从与程晓雪的交往中发现了她的秘密以后,刚开始真有点看不起她,后来却开始羡慕她,因为她看到程晓雪生活得非常舒适,钱随便花,经常有车接送,有吃不完的饭局。梁慧云刚来的时候,在一家汤圆厂工作,搓汤圆手都冻烂了,天天起早贪黑,每顿饭不是烧饼就是馒头,有棵葱有个大蒜就是很不错的就头。就这样,一个月才挣五六百块钱。但她咬着牙坚持到了农历年底。春节过后,她就开始在程晓雪介绍的一家美容美发屋学洗头、洗面,这里虽然乱一些,但还比较正规,没有“特殊”服务,尽管会有一些男客人说点过分的话,甚至动手



在身上乱摸一把。梁慧云开始也有点受不了,但她害怕到工厂上班的劳苦,加上程晓雪的劝说,尽管受点小气,收入高一些,也就逐渐适应了。

程晓雪在一家洗浴中心做小姐,究竟有多少收入梁慧云弄不清楚。梁慧云知道以后,程晓雪也不再对她隐瞒,有了饭局,有时就喊上梁慧云,梁慧云刚开始不好意思去,慢慢也就习惯了。一个偶然的机,梁慧云认识了做钢材生意的杨子岩,双方都很合心,就开始交往起来。

杨子岩很文气,话不多,声音很像影视演员巍子,特别有磁性;人长得很周正,一米八零的身高,标准的国字脸,眉目清秀却也透着男性的粗犷。梁慧云喜欢他的,还有他身上那种深沉的、不事张扬却透着自信的男人味。梁慧云与杨子岩交往的三个多月中,他没有对她做过一次粗野的举动,也从来没有直来直去地给过她钱。梁慧云也从来没有向他提过一次钱,但她心里清楚,自己没有吃亏,两千多元的手机买过,甚至连内衣都买过。更重要的是,梁慧云与他在一起开心。每次吃饭,都是让梁慧云点菜,每次送梁慧云回家,他都会买些平日子里少了的日用品,还有一些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。就这样,梁慧云一天天走近杨子岩,在两个人温馨的生日宴后,梁慧云跟杨子岩去了他秘密的“行宫”,水到渠成地把自己变成了杨子岩的女人。

02

婚姻家庭

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,刚从娘肚里拱出来,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,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。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,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。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,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……

白云莺如愿以偿被调进鹿州市一中

白云莺听出对方是个男人,声音动听且充满磁性。你好,小白,没休息吧?

呀,她一听这话恍然大悟,真是又惊又喜,哎哟,是您,金市长,您在哪儿呢?

金璞玉打着酒嗝儿说,我在外边歇着哩,不知为啥睡不着,想跟你……再说说会儿话,行不?

你说说就说,客气啥。小白呀,我今天替你把盼根的事儿给办了,打算怎么谢我?

其实,白云莺早已听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,却故意装糊涂,一本正经地问,你说吧,请客送礼,给钱给你挑。

金璞玉厚着脸皮说,咱如今是不缺钱不短物,吃席喝酒没劲儿,唱歌跳舞没趣儿,洗头按摩不过瘾,想借你样东西,不知允不允?

如今这世道,你想办成事,就得事换事。咱得有言在先,你给盼根办的事儿,应该记在老李家账上,让你内侄儿还去。我只求你一件事,如果办妥了,我就归你管,你想用啥随便拿!

在平头百姓眼里是天大的难事儿,可放到金市长这儿,屁点事儿,他上下嘴唇一碰,搞定了。

秘书打着市长的招牌,给教委主任通了个电话,三言两语就让人事处把白云莺的调令开好,挂号寄了出去。

三天之后,白云莺在秀水镇中学接到了调令。她像做梦一样,眼皮一眨就如愿以偿被调进鹿州市一中。秀水镇中学的头头脑脑。都知道白云莺后台硬,纷纷向她表示祝贺,亲朋好友都替她高兴,这白云莺说走就走,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市重点中学,也着实让一些怀才不遇的同事们嫉妒。

养子李盼根的事,由于上头说了话,李远方没费啥周折,就顺顺溜溜在镇派出所落下了户口。

如今,李远方正在兴头上,呼朋唤友,举杯庆贺。突然听到老婆调入市一中的消息,着实吃惊不小。这双喜临门的大事,按理也应设大宴庆祝才是,可李远方心里,却说啥也高兴不起来。他不管白云莺怎么解释,总觉得不顺畅,你想,工作调动这么大的事,事前一点风都不透,丢下家里老的老小的小,不管不顾想走就走,还没一点商量的余地,这样有主见的老婆哪个男人受得了?再说除了家庭因素外,李远方不愿让她进城,是怕日久天长,一不留神儿,让老婆发现了他跟金玉琴那非同寻常的关系!但这层原因,只能让李远方在心里着急上火,却不能跟别人说。

论说呢,白云莺千方百计要进城工作,倒不是发现了老公的什么隐私,而是想拓展生存空间,寻找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平台,趁着年轻再搏一搏,挤进社会上流人群,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。应该说,在讲求实际,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,白云莺的选择没有错。但是,她的工作调动,却遭到了老李家人的一致反对。

赵翠花听儿子说芸莺要去城里上班,她脸就长了,抱着孙子在客厅里长吁短叹,里走外磨,自言自语说,唉,你说不缺吃不少穿,在家门口教书比什么不强,

非往城里挤,人生地不熟的图啥?

在沙发上,坐着闷头吸烟的李铁牛开了腔,逞能哩!赵翠花一脸的忧愁,低声冲他嘟念,女人逞能会有啥好果子吃?乡下女人眼窝子浅,往城里一走心就野了。闹不好惹是生非丢人现眼,鸡飞蛋打两手空空不说,保不准再给咱远方戴顶绿帽子……这话让李铁牛越听越上火,他冲着倒在卧室床上起腻的儿子吼道,我这老铁牛,怎弄出你这么个龟儿子,看这稀泥软蛋劲儿,她要去城里瞎折腾,你就没治了?这事儿不能依她!

李远方这会儿也正窝着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,他像一头疯狗一样从屋里跳出来,眼珠子网满血丝,冲着老爸喊道,不依她,依你?当初要不是你们硬逼我,能娶这样的女强人吗?儿子一句话就揭了老爸的短儿,老两口就都不做声了。

白云莺是秀水镇上一个老中医的小女儿,从小就争强好胜,能说会道手巧,在学校就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,李远方在镇中学读书时,比她高一届,对白云莺的性格脾气知根底儿。在大学里李远方看上了同桌的金玉琴。他给她友情,而她给他的,是来自肺腑和欲望的爱。仿佛她今生就是为了嫁给他而活着。虽说毕业十来年了,尽管他已结婚,但是从内心里她从不肯放弃,只要见到他,那爱情的火苗“腾”地就燃烧起来,烧得昏天黑地,难以自制。为了心上人,她对李远方总是那么有耐心,那么善解人意,那么温存体贴,处处替他着想,从不让远方为她做为难的事儿。金玉琴的痴情和无悔无怨的牺牲,让李远方内心非常痛苦和羞愧。因此,在白云莺和金玉琴面前,李远方总感到后梢里虚,怎么鼓劲,也挺不直腰杆儿。

08



吕纹果 著